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心愿

沈祖连◎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心愿

沈祖连◎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愿 / 沈祖连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8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314-4

I. ①心…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742 号

地震版 XM3085

心 愿

沈祖连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314-4/I (5002)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大姨公	(1)
豆 叶	(3)
分 歧	(6)
荒唐的画家	(9)
轮 胎	(12)
试 工	(14)
大山人	(16)
发黄的笔记本	(18)
回马枪	(21)
掘尾龙	(23)
母 亲	(25)
五哥当兵	(27)
报 答	(29)
疾 苦	(31)
妻子离家的日子	(33)
心 愿	(35)
三十六计之于手机	(37)
养猪卖猪	(40)
保 姆	(43)
对面的女人	(46)
榕树下的瘦女人	(49)
挑果卖的女人	(51)

硬卧铺上的女人	(53)
豹 三	(56)
陈 大	(58)
大伯进城	(61)
渡 口	(63)
番鬼五	(65)
华光四	(68)
黄鳝头	(70)
寄 生	(73)
老 爹	(75)
六指的外婆	(77)
轮 回	(79)
庆甫三与郁林汉	(81)
五婆的鸟巢	(84)
小 娟	(87)
药 渣	(90)
猪经理	(92)
状元之家	(94)
宗 族	(96)
祖传秘方	(99)
板蓝根风潮	(101)
变味的校庆	(104)
车队的形成	(106)
东窗和西窗	(108)
东区西区	(111)
富在深山	(113)
害 虫	(117)
机 关	(120)

甲乙丙丁	(122)
理由公司	(126)
狗咬糞夜	(130)
前朝遗老	(132)
青山秀水	(135)
烫手的山芋	(137)
提前悼念	(140)
威 风	(143)
乡长献血	(146)
小山村	(148)
有狗之家	(151)
第二届家委代表大会预备会纪实	(153)
著名歌星	(156)
抓 贼	(158)
牛哥敬礼	(161)
做一回上帝	(163)
本 末	(166)
残 局	(168)
虎凭山威	(171)
悔 棋	(173)
火 候	(175)
决 战	(178)
名 累	(180)
棋 迷	(183)
棋 趣	(185)
棋 手	(187)
市长构想	(189)
同 行	(192)

棋 友	(194)
夏日黄昏	(196)
棋 规	(198)
小村人	(200)
修理铺前	(202)
寻人启事	(205)
情人节	(207)
女 人	(210)
感谢交警	(213)
女当家	(216)
林大医生	(218)
涂白树	(220)
无法诠释的结合	(223)
嫁 官	(226)
证 明	(229)

大姨公

“大姨公，坐灶窿；大姨婆，坐谷箩。”这是儿时最爱念的一句顺口溜。

那时的大姨公，还是一名身强力壮的汉子，跟大姨婆成婚刚满三朝，就上船了。老板是邻村的一位大叔，叫莽三。这莽三以前有万贯家财，临解放时，因赌全输得精光，靠赖债，购下了一条木头船，从此浪迹南海，打鱼为生。也不闻岸上情况，只听说了，土改给他评上了个贫农的成分，他也不去管他到底是地主好还是贫农好，反正海上漂泊，虽然每时每刻都要经受风浪的折磨，他却感到要比在岸上安全。原因呢，不言自明，债主在追踪。大姨公就是那时被莽三拉了出海的。

大姨公是个憨厚之人，见莽三对他亲如兄弟，也就心安理得地跟随去了。当然，那时大姨公还是光棍一条，莽三说，碰上合适的，一定要为大姨公找个老婆。大姨婆便是这个“合适的”，于是莽三的话便兑现了。

一条木船，一个老板，一个工人，老板兼着艄公，工人兼着水手，这便形成了最小的社会团体。团体里，他们是从属关系；木船上，他们又是兄弟关系。一张网在他们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是出没风波里，他们活得倒也自在，这自在就在于他们的劳动成果颇丰。那时的海产，不同于现在，几乎是每一网都能捞起最大的希望。因而未几年，这莽三又发了。

莽三自然不忘他的诺言。在一次他们靠上了越南的同登，卖完了鱼，莽三便同当地的朋友物色了一位越南姑娘，付过一笔钱之后带上了船，这便是大姨婆了。有了这一层的关系，大姨公便成了莽三的生死之交了。比方一次，他们在归途中遇上了风暴，风帆一下子将莽三扫下了大海，那船便成了无主之舟，在一个劲儿地转。大姨公见状，不顾一切跳了下去，连呛了十多口水，硬是把莽三给拽了回来。

莽三重新获得了生命，十分激动地说：“为了我，多危险啊，弄不好两人都回不了，你不是太傻了吗？”

大姨公却说：“要是你都回不来，那我还回去做什么？”说得莽三抑制不住地奔了过来，一个劲儿地紧紧箍住了大姨公好久不愿放开。

木船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南海各地，最远到过了越南西贡，近的也到了海南三亚、八所等地。莽三也是个把钱财看得很轻的人，他说：“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当年老子家财万贯，一夜天光不是成了穷光蛋？老杜，你家若有什么困难，只管吱一声。”大姨公却说：“够了，每个月支取那么多给我就足够的了，再说她一个越南婆要得了多少？”

于是莽三便用来购物，凡市面上流行了什么先进的东西，他就购置回来，与大姨公一起共着用。因而，小小的木船，什么国货洋货都有。

又是一次胜利返航。不想刚进入北部湾，那海翻了脸，一片乌云从西边天上扯了起来，霎时狂风大作，海天混黑成了一团，他们都知道是大灾难来了。正想间，那船桅咔嚓一声折断了，无法控制的木船被狂风一卷，狠狠地向一块礁石摔过去，船便破了。莽三厉声说：“老杜，你看船上有什么合适，快拣些逃吧。”大姨公也知道情急了，钻到了舱里，一手拿起了那只水壶，便跃进了茫茫大海。

后来，莽三不见了，大姨公却幸存了下来。大姨婆却说：“你知道你有多傻，什么值钱的都不要，却只要了这只破水壶。”

破水壶，已经装不得水了，却永远地挂在了大姨公的墙上。

豆 叶

县委书记要下来，而且说要到我们村里来。这可忙坏了一批人，镇书记及镇长亲自下来布置了接待工作，并留下了办公室刘主任在村里坐镇。村主任和村支书更是转陀螺一样，被刘主任支使得脚不沾地。

你听一听我们村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事的稀罕了：鸭屎垌，还有比这更土的名字么？由于偏僻，历来都是天高皇帝远。离县城离省城有多远，乡民们不大清楚，就是离最密切的镇上，也得走上半天的路程。以往是骑马坐轿，官爷们都不肯进来，现在坐车了，可那车就只能到镇上，见谁舍车徒步几十里？现在听说新任县委书记要来，怎么不稀奇？

才下过雨，村里一片泥泞。刘主任说不行，不能让书记陷了鞋，便指挥村主任，发动群众到沟河里挑来河沙，将村路填上。你别说，站在村头看去，那黄沙铺就的路面，还真像模像样呢，踩在上面，只觉一路“嚓嚓”，别有一番情趣呢。

再下来是房间。书记说要在村上住一夜。村里既没招待所，也没旅社。村委会就只有三间瓦房，左边的一间腾给了五保户大脚鸭，右边一间圈了牛，中间才是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被一些杂物塞满了，办公桌旁边，一架休闲的打谷机，还有抽水机，烂箩烂桶，几乎塞满了过道。推开了门，一股霉味儿涌过，刘主任不由得捂了鼻子说：“不行，这些东西统统搬走，大脚鸭也要转移，牛栏更要撤走。”

遵照刘主任的指示，半天之内，三间房便腾出了两间。大脚鸭苦于没地安置，便留了下来，不过规定了，他那门不能敞开。且在门前直到大路，铺了一层河沙，并用石灰将四壁粉刷一新。那铺盖来不及回镇上要了，便找到了一家准备娶媳妇的，暂借他们的新被新席新枕。这家人倒也爽快：“行，书记能来这儿住已经是难得的了，不就是一夜吗？”便自动给搬了来。

吃的更让刘主任上心了。村委会没有饭堂，村上也没有饭店，让书记到谁家吃好呢？刘主任倒是颇费一番心机的了。叫人从镇上送嘛，一来离镇太远，二来似乎也显得生分。到村主任家或者村支书家吃，听说书记早交代过，要跟老百姓在一起。随便下一个农户家吧，那些农户可都是每天早上一煲粥吃上一整天的，让书记吃大锅粥，也不行。那么置一套饮具，派个厨师来吧，似乎又是小题大做了。正在刘主任感到犯难时，小寡妇莫愁来了：“主任，就让书记到我家去吃吧，我保证能让领导满意。”

刘主任看了看这莫愁，人长得伶俐清爽，虽然名声不大好，可一想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便点头同意了。刘主任是出于这种考虑，起码这小寡妇的家室也比别人卫生吧，再说，不就是两餐饭吗，又不用到她家去住。于是，小寡妇便乐颠颠去找菜了。

午时刚过。书记便在镇长及镇书记的陪同下踏上了鸭屎垌。由于车子开不进来，三位领导都是一步步地走来的。一村的人都在大晒场上看热闹。镇书记及镇长他们见过，唯有这县委书记，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大的不得了的了。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在寻找着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形象，戏里他们看过了，这现实呢？谁不想争睹一下大官的风采。

当村主任把书记带到了村委会，书记推开了左间的偏房，一眼看见大脚鸭正在吃东西。书记看了大脚鸭的食物，那桌上有盘棕兰色的食品，书记说：“这是豆叶吧？”

大脚鸭停下了进食，瞪着张惶的眼，见书记问，便说：“是的，是粉豆叶。”

书记拿过筷子，夹了一夹，往嘴里一塞说：“主任，今晚就在这儿吃

粉豆叶。”

“这……”刘主任及一千人都意外地一愣。

唯有外围看热闹的骚动了起来：“书记也吃豆叶？好，我家有，我这就去摘。”

“我家也有。”

也有的说：“看来不像乾隆爷。”

分 歧

李明媚大学毕业一年多了，至今尚待字闺中，当然是指工作问题还在等待。早春是联系到了一家单位，是个国企，条件都很好，可就是家里拿不出一笔资金，就只好望企兴叹。为此，二老也是急得上了火。看看女儿都快 25 了，眼角笑时起了鱼尾纹了，二老更是担忧，一旦变成老女，就难嫁出去了。因而也是终日唠叨：有合适的找一个吧，过了 30 就没人要了。

她却不急。工作还没着落，她还不想草草嫁人。其实急也没用。随缘吧。

她觉得老是这样待着也不是办法，便想到要做点儿什么。

女孩子做什么好呢。

她想到了美容。现时都市里的人生活好了，总想把自己修饰得更美，因而美容成了时尚。正好自家的房子也不太偏僻，跟父母说，腾出一间来开个美容厅。

父母虽然担心搞美容不地道，终日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打交道，可最终也拗不过女儿一再要求，只好同意了，并且二老暗自商定，以后多看紧点儿，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说干就干。女儿首先想到要做个招牌，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明媚美容。

她记得有个德富装饰，找来电话联系。

刘德富便来了。

刘德富大小是个老板，也是一年前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便自己开了个装饰公司。说是公司，其实老板、技师、会计、出纳、业务、公关、工人、后勤就都是他一个人。

看到仪表堂堂的刘德富，最高兴的是二老了。在女儿跟他谈招牌的时候，二老也在里屋窃窃私语，这小子不错，能做我家的姑爷就好了。母亲说，怎么不行，看他们谈得多拢？怕是看上了咱闺女了？

人家看上才是八字一撇，还得咱老闺女看上才成呢。

想办法呀，你平时不是很多鬼点子的吗？

好吧，先留住吃饭再说。二老便分了工，由父亲作陪，并想法子留人。母亲提了菜篮子上市场。

虽然是一回生，可见老人这么热情，刘德富也便留了下来。

不一会儿，鸡鸭鱼肉摆了一桌。

刘德富一边吃着一边说太破费了。母亲却说，不，今天高兴。

四口人和和美美的吃过饭。刘德富便找来梯子，量好招牌尺寸，定好了规格。然后掏出计算器捏了一会儿，报出个数：包工包料 1280 元。李明媚没说什么，母亲却像受了惊吓：什么？一个牌牌值这么多？

是的，伯母你不知道，这些材料都是贵料。

好吧，相信小刘也不会诓人。父亲发话了：完工给钱。

是的，刘德富说，不过，得收 400 元定金。

什么？还得收定金？母亲又是一个惊吓。

是的，做我们这一行都这样，为了诚信。

你怕我们没诚信？

不是，伯母，不单是你，我也得讲诚信，收了定金，我们就形成了合同关系，我没按时按质，也同样受到处罚。

女儿交了定金，送走了刘德富，二老便展开了论战。

论战的中心主题当然不是招牌，而是刘德富的为人。

母亲说：看来是白赔了我一顿鸡鸭鱼肉，我就没见这么抠的男人。

这叫做抠？父亲显然不同意母亲的观点：人家说得多好，这是诚信。

我们这么对他，总不该怀疑我们诚信吧。

一样归一样，你以为吃你两块鸡肉就一点儿原则都不要了吗？按我说，这小刘头脑清醒得很。一个字：好！

好你个头，同这样的人做亲戚，屁股夹着利戥，拉屎拉出算盘珠，才不呢。

精打细算怎么不好？你以为，做事的人都同你这样好啊？一点儿原则也没有。

女儿回来了。

父亲说：好吧，我们光说无用，听听女儿的意见吧。

母亲：是啊，阿媚，你认为这小刘怎么样？

女儿：什么怎么样啊？

母亲：我是说，他不该收我们的定金。

女儿：阿妈，这有什么错吗？人家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为了双方讲信用。再说这先交后交不都是交？

父亲：老太婆，听见了没有？我找姑爷就是要找这样的人。

女儿脸色飞红：什么跟什么嘛，怎么就扯到这上面来了？

荒唐的画家

画家骑着“铃木 125”经过大院，突然听到有人呼叫，便停了下来，是朋友作家。

“怎么，你今天这么悠闲？”

“才不呢，在给朋友看店。”作家说：“你来得正好，我有急事得走了，你帮看 5 分钟，朋友就回来了，就 5 分钟，行吧？”

画家抬腕看了下表，只要 5 分钟，便说：“行，你走吧。”

作家便一溜烟似的走了。

画家便坐了下来，不就是 5 分钟么，掰开了也就是 300 秒，烧烟的话还不到一支烟的工夫。画家一坐下来，便想到等会儿就要见到一个人，一个他的崇拜者，一个未来的女画家，他们约好了的，等会儿在公园画廊里相见，她还带给他一批习作，要他给指导呢。画家向来注重培养新人，尤其是女孩子。

正想着，5 分钟一晃过去了。可作家的朋友还没回来。画家就又抬腕看了看表，离崇拜者相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而路上骑摩托车只需 10 分钟便可赶到，用不着急，再等等吧。

画家便重新坐了下来，等。画家开始打量起这店来：这是一间家电维修店，一个大货架将店子分隔成里外两间，里边住人，外边摆满了各式电视机、录音机、影碟机、洗衣机、热水器，其中有不少还是名牌货，什么

“三洋”、“东芝”、“索尼”、“长虹”、“夏华”让人眼花缭乱，换个说法，即每一件都是值钱的。

它的主人是谁呢？画家从墙上的执照上读出了，叫阿文，那个陌生的照片正对着他微微地笑咧。画家不认识这个阿文，或者碰过面但从来没有什么交往，不过，既是作家的朋友，相信也就错不了。

只是，他的时间观念……想到时间，画家便又抬腕看了看表，不好，离他们相约只有10分钟了。假如阿文现在就回来，紧赶慢赶还能赶到，可是哪里有阿文的影子？

画家坐不住了。画家焦急地等待着阿文的回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眼看赴约已是不可能的了。画家在万不得已时给崇拜者去了电话，推说是工作实在走不开，改日再会吧。好在这个女孩子很通情达理，也许是与他们所处的地位有关。

既已推了，画家也就可以安心等待了。

画家坐着，自己也觉得可笑，或者说是荒唐。帮别人看店，却是连主人也不认识，并为此而耽误了与女友的约会。当然画家知道，这种机会也并不是过了这个村便没了这个店，可终究是对自己的信用打了折扣。而却没有多少的怨言，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一个高尚或是替他人着想就可以解释？的确，画家此时的心里，也并没有想到什么高尚不高尚，相反，他倒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既然应承了别人，就得负责到底。更何况，这店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值钱的。假如，就在自己一离开，主人回来，发现少了什么，那可怎么交代？

“嘀嘀嘀嘀”，正想着，腰上的呼机急剧响了起来，画家一看，是家里的号码。画家心头一紧，莫不是有什么急事？否则，怎么在后面加了个“119”？画家即时复了机，正是夫人找他：“赶快回来，儿子骑车摔掉了两颗门牙了。”

画家一听，这可怎么好？这个阿文，不，这个作家！

画家还是觉得走不开，便对妻子说：“不就是两颗门牙么？不要慌，小孩子还会长出来的，你先带去医院给上点儿药，防止破伤风吧。”